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ultura e Diplomacia: Camões e o Português como língua de contacto entre povos

文化与外交：卡蒙斯与葡萄牙语作为民族之间交流语言

Universidade de Xangai, 16/05/2026

João Neves

Diretor Executivo do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IILP)



国际关系过去并且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权力战略的影响。

自历史早期开始，各国在与“他者”相处时，便试图直接影响（有时甚至以侵入性的方式）其他国家的组织方式，以维护其认为更符合自身原则、价值与利益的体系。



采用另一种方式时，各国也可能希望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来实现这种影响与接近。这种吸引力来源于某一国家认为能够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国家、并体现其独特性的特征。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最终目的始终是促成他者对这种形象与价值观的接近与认同。其目的在于使“他者”朝着建构这些策略者自身的利益方向发展，而这些利益可以是政治、经济、科学或文化层面的。



这两种方式，以及国际关系本身充满权力关系这一观点，都体现在奈伊（Nye, 2004）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分之中。

在第一种情况下，主流方法采用更具侵入性、强制性且涉及身体操控的手段¹，以实现国家在与其他实体关系中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旨在改变或调整行为方式，使其符合实施方希望达成的方向或目的。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力求通过非身体性手段（最初是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即借助在他人中建立的亲和力资本，使他人的行为、思维或行动发生改变——其基础在于个体具备吸引并争取他人支持的能力（Rothman, 2011）。

正如奈伊（2004，第x页）所指出的，软实力的核心在于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一理念确立了文化在国际关系及各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各国将文化表现形式（广义而言，包括语言在内）视为发挥影响力、并实现这些外交政策所追求的全球性目标的有效途径。



归根结底，正如卡明斯（Cummings, 2003）所指出的，如今我们已开始“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致力于“赢得他人心灵与认同”，同时始终以实现国家外交政策既定目标为宗旨——这些目标正是我们所称的文化外交的核心内涵。



相关研究对这一概念提出了多种阐释，但总体上将其主要定位为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目标，旨在促进该国的文化表达（包括其语言的发展）、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以及该民族的独特特质——这些特质与其领土的特殊性密切相关（Berridge & James, 2001, p.61; Aguilar, 1996）。



由此，便构建出一个国家希望被他人如何看待的形象；同时，在构建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始终隐含着一种权力战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配逻辑。此处所指的“权力”，根据达尔 (Dahl, 1957) 的定义，是指某个主体能够影响另一主体行为的能力——而这些行为若没有这种影响，原本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一领域的诸多策略中，国家品牌建设（Anholt, 2002; 2003）堪称文化外交中最常被采用的手段之一。

通过运用国家象征元素——包括名人与杰出人物、知名品牌、企业形象，以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视觉符号——旨在构建基于国家品牌形象的核心定位，从而在国际层面确立该国的独特身份与辨识度。



正如维拉努埃瓦（2018，第688页）所指出的，国家层面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日益频繁地运用这一工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策略——该策略操作简便且极为有效，能够完美契合全球自由化的动态趋势。通过这一策略，一个国家可以自主塑造自身的文化声誉并构建相应的叙事框架，从而旨在以至少对其中一方而言被视为积极的方式（Szondi, 2008），影响或改变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行为、态度、身份认同、认知观念及形象。



在国际背景下针对广大群体的举措，例如设立文化中心以及语言推广和教学中心及网络；组织文学、电影与视听、表演艺术或音乐等领域的文化表达推广活动；推广各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借助代表国家成功典范的人物，展示科学、技术乃至经济领域的成就，重温国家历史与重大纪念日，将其与民族的独特特征、自然景观及人文风貌相结合——这些举措均通过利用上述两个方面，有效提升了国家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作为一种战略性手段，文化外交同时也是更广泛的公共外交框架中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的研究致力于将这种原本较为单向、片面的文化外交方法进行适度拓展，将其目标扩展为双向乃至多向的框架——即以促进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为核心宗旨，并推动各国或国家集团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Ang等人，2015）。



这一新方法还充分认识到：数字时代及其产生的信息流动，已显著改变了人们获取那些未经国家干预而存在的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与文化表现的方式 (Clark, 2014) 。



诸如比利亚努埃瓦（2007；2008）和温特（1999）等学者主张，文化外交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建立持久纽带的途径——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友谊、相互理解与合作，从而推动和平与发展战略的实现。



因此，一种更具针对性的外交策略应侧重于增进对差异与他者性的认知与认同，从而弘扬文化多样性，并建立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参与式社会网络。



从多维度的视角来看，文化外交在这一世界主义视野下不仅被视为国家形象展示与民族推广的工具，更主要地被理解为一种基于主体间关系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共同构建意义、身份认同与行为规范，从而在文化层面上淡化那种由不同且对立的文化所定义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观念，以及国际关系中那种以权力追求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参见 Sørensen 等人，2022）。



正如 Villanueva (2018) 所指出的，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人将文化外交视为：“一种全球性实践，旨在通过积极运用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同理解，以全方位的方式维护和平、融合与文化多样性等核心价值”（第691页）。



这一观点早已出现在许多欧洲层面的文件中，它为葡萄牙语提供了额外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源于葡萄牙语所具有的跨大陆性、全球性以及多中心性的特征。



文化外交的核心在于搭建社区间的桥梁、促进相互认可，并便利思想、人员及象征性物品的流动。葡萄牙语在这方面具有若干战略优势——这些优势并非源于其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内在优越性”，而是源于其语言使用环境所具备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特征。



因此，一种更具针对性的外交策略应侧重于增进对差异与他者性的认知与认同，从而弘扬文化多样性，并建立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参与式社会网络。

一些观点支持将这一战略潜力予以确认：



i) 多大陆、跨区域的特性

与其他拥有更多使用者的语言不同，葡萄牙语分布于多个大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使其能够成为连接不同地缘政治区域的桥梁语言。



与那些紧密关联于单一地缘政治中心的语言不同，葡萄牙语是一种在南北及东西方向上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因此，它不仅属于多大陆性语言，更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



ii) 多中心语言生态学

葡萄牙语属于少数多中心语言之一，这意味着它并不拥有唯一的绝对规范或象征体系。



各类规范（既有成文规范也有新兴规范）的共存，构建了一种更契合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架构：这种架构重视多样性、差异性、协商精神，倡导和谐共处与差异共存的理念；同时强调“他者”有权公平共享沟通与象征性表达的空间。这样的机制有助于在葡萄牙语自身内部形成一种健康的语言生态体系。



从外交角度来看，这削弱了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感知——这种现象通常伴随着那些与更中央集权的霸权体系相关的语言而出现。



iii) 跨文化协调能力

葡萄牙语是在语言和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印度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在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的成员国及澳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名义上的单一语言国家，葡萄牙语与其他语言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共存，这种共存使其接纳了不同语言特有的意义生成体系——这些语言至今仍与其保持着联系。



这一事实造就了关于语言传播与适应的历史记忆，以及词汇、文化与象征层面的混杂传统；正是这些特质使得该语言特别适用于跨文化翻译、跨宗教对话、跨国学术合作以及混合型文化创作。



(与里斯本科学院合作，IILP于一周前发布了《葡萄牙语词典学图集》(ALLP)。该图集旨在系统记录葡萄牙语在与其他语言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变异特征，展现其独特的语言可塑性特质，正是这种可塑性使其成为一种多义性语言。)



iv) 地缘政治威胁的严重程度较低

与其他全球性语言相比，葡萄牙语通常被视为战略直接竞争密度较低的语言。



尽管其多洲际特性源于复杂的殖民历史，但作为一门多中心语言（强调各国将其作为交流媒介并参与身份认同构建的内生化进程），同时作为国际组织——葡语国家共同体——的基础语言（该组织较少侧重霸权策略，而更注重横向合作），葡萄牙语得以展现出一种更致力于合作、发展与和平等价值观而非权力追求的语言特质。



假设我们想围绕温赖希那句著名的话展开讨论——即葡萄牙语背后并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指支撑其使用的语言体系或文化力量）——那么……



v) 连接各大地缘政治区域的桥梁

如今，葡萄牙语将具有不同且独特地缘政治立场的各方紧密联系在一起。葡萄牙语不仅融入了欧盟、拉丁美洲和金砖国家（BRICS）、大西洋与印度洋非洲地区、非洲联盟、南亚经济共同体（SADEC）、中非发展经济共同体（CEDAO）、东南亚及东盟等国际组织；同时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桥梁语言，使其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了极具潜力的战略地位。



因此，葡萄牙语可以作为各阵营间对话的外交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我们最为关注的领域——即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正是澳门论坛所发挥的作用与所承担的角色。



vi) 全球南方的外交潜力

除了具备连接对话者之间的这种潜力外，葡萄牙语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中也得到了广泛普及。正如诺沃瓦大学的桑帕约教授在世界葡萄牙语日庆祝活动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语言主要分布于所谓的“全球南方”地区。



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成员国所参与的多种发展模式，为葡萄牙语赋予了作为技术合作、机构能力建设、科学与知识交流以及教育外交工具的巨大潜力。



在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中，这一维度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经典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核心轴心转向了更为多元化的全球性形态。



vii) 身份认同的灵活性

葡萄牙语在构建多种多样且具有异质性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可作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等使用），展现出极强的灵活性，这有助于实施更为灵活、不拘一格的软实力策略。



viii) 文化多样性的象征性资本

葡萄牙语文化领域展现出丰富的文学、艺术及文化遗产多样性，其文化产物既多元又相互关联，充分体现了“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一世界主义叙事理念——这种叙事不仅具有地方性和区域性影响力，更延伸至国际层面。



总之，从全球视野来看，葡萄牙语的战略优势并不在于与英语或普通话进行数量上的竞争，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关系全球化模式：这种模式层级结构更少、更具多中心性、更具跨文化包容性，并能够有效充当不同政治与文明空间之间的中介桥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葡萄牙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外交工具，其优势在于融合了多中心性、地理分布广泛、文明多样性以及相对的地缘政治中立性，因此特别适合用于推行全球性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调解战略。



因此，葡萄牙语国家拥有这样一项潜力巨大的资源：即推行一种文化外交策略，既能充分激发这一潜力，又能够基于一种不以权力战略为导向、而是以发展与世界主义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尤其是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关系背景下。



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的各成员国在文化外交领域各有其议程，其规模和资源因各国所追求的区域、国际或全球目标而异，其中许多行动主要仍遵循文化外交和语言外交的传统模式。



就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这一国际组织而言，其与其它组织或国家互动时所遵循的文化外交或语言外交议程，目前仍不明确。



我们已在本篇文章中提及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成员国的相关战略与举措：这些举措涵盖建立葡萄牙语及葡语国家文化领域的读者网络、教育体系及研究网络；并在多个领域（以音乐和表演艺术为主）积极推广文化活动。



支持作家国际化（作为国家认同的高级体现）；推广视听及多媒体内容（尤其侧重电影与纪录片，同时也涵盖电视节目领域）；庆祝国家及民族主义纪念日；借助本国杰出人物（运动员、国际公职人员、国际获奖者）来宣传国家形象；将高等教育体系打造成科学卓越的典范；通过人文、自然与文化景观彰显国家特色——这些举措旨在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



所有这些文化外交举措都体现了对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国际文化关系”这一概念的重视。该术语旨在缓和文化领域中的力量对比，并促进文化外交中的互惠原则。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文化外交的构想，旨在促进不同方法的衔接或融合，这些构想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 i) 推动政府举措与民间社会行动之间的协同配合；
- ii) 将价值观与合作置于各项行动的核心位置，以期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的共享
- iii) 将语言与文化视为促进多样性、差异性、包容性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 iv) 鼓励创作源于不同文化互动的内容，从而在互惠互利的视角下深化跨文化交流。



基于这些理念，我们可以制定若干初步方案草案，这些草案欢迎各方提出补充意见；但它们不应被视为绝对权威的参考依据。同样，本文记录的各项倡议（以及其他众多提案）也仅是指向这些思考方向及潜在路径的参考性建议：



I.

通过开展各类项目来推动网络文化外交（文化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效果远优于仅依靠政府单方面举措），这些项目能够动员并吸纳共创社群和共鸣社群共同参与跨文化交流对话，并让公民切实参与到文化内涵的构建过程中。



里斯本艺术摄影驻留计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艺术双年展、澳门“文学与伙伴”节、葡萄牙-法国联合艺术季、里斯本国际文学学院 (IILP) 文学创作支持驻留项目、柏林当代舞蹈节；葡萄牙-拉丁美洲-非洲三方合作计划；葡语读者戏剧交流活动；卢西塔尼亚研究协会，以及众多其他艺术活动与项目。



II.

推动建立语言平台，这些平台在实践中既要创造价值（经济、科学、文化层面），又要构建跨领域协作网络，从而将不同的语言与文化遗产全面整合到两个社会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葡萄牙语讲席教授网络、卡蒙斯I.P.讲席教授网络、IILP葡萄牙语词典图谱项目、Plataforma9门户网站、Buala门户网站；澳门的“文学之路”节，以及葡萄牙的“写作之流”节。



III.

建立跨语言及多边联盟，促进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与其他语言圈开展定期且有效的合作；推动多语言教学工作，在文化外交领域分享实践经验，并共同实施促进商品与创作者流动的计划；



国际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会议 (CILPE) ; 葡语国家共同体 (CPLP) 的友好学校网络; OEI发起的“边境学校”计划; 澳门葡中学校; “科学信件”项目;



IV.

加强语言领域的数字外交，将数字经济中的存在感与知识的开放获取相结合，以公民科学的视角推动这一进程。



总之，由于各国的战略与政策使得文化与语言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加之商品、文化内容及语言表达通过数字流动、人员流动和全球化实现了开放流通，因此对文化外交的思考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相应调整其目标与实施方式。



凭借其作为一种跨大陆、全球性且多中心的语言所具备的多重潜力，葡萄牙语具有诸多独特优势，能够有效推动以促进发展和跨文化对话为导向的文化外交实践，从而产生双向效应：



我们认为，外交活动越是注重互惠原则，并促使各方参与者共同参与语言的共建与共同发展，葡萄牙语就越有可能进入新的交流领域、思想流动渠道以及价值创造空间（包括经济价值创造），从而巩固其在Calvet（2002）所提出的“语言市场”中的地位——这一地位正是我们赋予葡萄牙语的“全球语言”身份，而我们并不试图让葡萄牙语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工具。



我们认为，外交活动越是注重互惠原则，并促使各方参与者共同参与语言的共建与共同发展，葡萄牙语就越有可能进入新的交流领域、思想流动渠道以及价值创造空间（包括经济价值创造），从而巩固其在Calvet（2002）所提出的“语言市场”中的地位——这一地位正是我们赋予葡萄牙语的“全球语言”身份，而我们并不试图让葡萄牙语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工具。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brigado

Universidade de Xangai, 16/05/2026

João Neves

Diretor Executivo do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IILP)